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八十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麟寶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施 華

欽定四庫全書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八十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序卦傳

康節先生曰乾坤天地之本坎離天地之用是以易始於乾坤中於坎離終於既未濟而泰否為上經之中咸恒為下經之首皆言乎其用也 乾坤坎離為上篇之用兌艮震巽為下篇之用也頤中孚大過小

過為二篇之正也 易之首於乾坤中於坎離終於

水火之交不交皆至理也 自乾坤至坎離以天道

也自咸恒至既濟未濟以人事也

並觀物
外篇

伊川先生曰韓康伯謂序卦非易之蘊此不合道

定游

夫所
錄

或問劉牧言上經言形器以上事下經言形

器以下事曰非也上經言雲雷屯雲雷豈无形邪曰

牧又謂上經是天地生萬物下經是男女生萬物曰

天地中只是一箇生人之生於男女即是天地之生

安得為異曰牧又謂乾坤與坎離男女同生曰非也
譬如父母生男女豈男女與父母同生既有乾坤方
三索而得六子若曰乾坤生時六子生理自有則有
此理謂乾坤坎離同生豈有此事既是同生則何言
六子邪 問劉牧以下經四卦相交如何曰怎生地
交若論相交豈特四卦如屯蒙師比皆是相交卦之
序皆有義理有相反者有相生者爻變則義變也劉
牧言兩卦相比上經二陰二陽相交下經四陽四陰

相交是否曰八卦已相交了及重卦只取二象相交為義豈又於卦畫相交也易須是默識心通只如此

窮文義徒費力

並劉元承手編

橫渠先生曰序卦相受聖人作易須有次序 序卦

无足疑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緼今欲安置一物猶

求審處况聖人之於易其間雖无極至精義大槩皆

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布徧細密如是大匠豈以一

斧可知哉

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孔穎達曰六十四卦二二相耦非覆
即變覆者表裏視之遂成兩卦屯蒙需訟之類皆
是也變者反覆唯成一卦則變以對之乾坤坎離
大過頤中孚小過八者是也此蓋卦變反對之象
先天之學詳矣雖出於變象豈无其序哉故聖人
所以序之也八卦之序有二帝出乎震一章八方
之序也乾天也一章成卦先後之序也先序八卦
於上故序六十四卦於此八卦序包犧之道六十

四卦序文王之道也道至難明也聖人判之為三才離之為八卦使有目者可見有耳者可聞亦云至矣於是又為之說為之序三才八卦之道纖介不遺而言易者尚或滯於空言而乖亂正道或溺於術數之用不明三聖人之大方斯學者所宜深戒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文王作易以乾坤坎離為上篇之用以艮兌震巽為下篇之上篇終於坎離下篇終

於既濟未濟頤大過小過中孚為二篇之正乾坤
者易之本坎離者乾坤之用離肖乾坎肖坤中孚
肖乾小過肖坤頤肖離大過肖坎既濟坎離之交
未濟坎離之合坎離所以為乾坤用者得天地之
中也斯聖人酬酢不倚千變萬化不離乎其中歟
康節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至
夫子序卦然後明生生不窮而天地之蘊盡矣故

太玄準之以玄圖

易傳

新安朱氏曰或問序卦非聖人之書信乎曰此沙
隨程氏之說也先儒以為非聖人之蘊某以為謂
之非聖人之精則可謂非易之蘊則不可周子分
精與蘊字甚分明序卦却正是易之蘊事事夾雜
都有在裏面問如何謂易之精曰如易有太極是
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是易之精問
如序卦中亦見消長進退之義喚作不是精不得
曰此正是事事夾雜有在裏面正是蘊須是自一

箇生出以至於无窮便是精 序卦首言天地萬物男女夫婦是因咸恒為夫婦之道說起非如舊人分天道人事之說大率上經用乾坤坎離為始終下經便當用艮兌巽震為始終 問序卦中有一二不可曉處如六十四卦獨不言咸卦何也曰夫婦之道即咸也問恐亦如上經不言乾坤但言天地則乾坤可見否曰然問不養則不可以動故受之以大過何也曰動則過矣故小過亦曰有其

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問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壯與晉何別曰不但如此壯而已又更須進一步也 問易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多寡不均何也曰卦有正對有反對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八卦正對也正對不變故反覆觀之止成八卦其餘五十六卦反對也反對者皆變故反覆觀之共二十八卦以正對卦合反對卦觀之總而為三十六卦其在上經不變卦凡六乾坤

坎離頤大過是也自屯蒙而下二十四卦反之則
為十二以十二而加六則十八也其在下經不變
卦凡二中孚小過是也自咸恒而下三十二卦反
之則為十六以十六而加二亦十八也其多寡之
數則未嘗不均也

並語
錄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
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

伊川先生曰萬物始生鬱結未通故為盈塞於天地

之間至通暢茂盛則塞意亡矣天地生萬物屯物之

始生故繼乾坤之後

易傳

橫渠先生曰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聚而不得出故

盈雖雷亦然

易說

廣漢張氏曰天地者萬物父母故生萬物然天覆乎上地載乎下而萬物在天地間充滿宇宙此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也夫天地之氣始交而陰陽之氣甄陶孕育勾而未萌甲而未拆此屯所以為

物之始生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三才之序先天地而後萬物萬物盈
天地之間人居萬物之中聖人之道周萬物而濟
天下則萬物復附於聖人故聖人與天地相似是
以萬物盈天地聖人之道亦盈天地物盡則聖人
之道盡孟子所謂塞乎天地之間者也 易卦三
才也乾坤為天地唯人事不齊故自屯以往皆為
人道然後可配乾坤以見乾坤之大非諸卦比也

屯為人事之始故次於坤物之始生屯之始也其究則盈也卦或有一義或二三義言於此者或取其一或二三取之不必皆同

並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篇以乾坤坎離為用天地之生萬物也而有艮兌震巽為天地萬物具而人道備矣下篇以艮兌震巽為用有萬物而後男女夫婦也而有乾坤坎離為人道備而天地萬物備矣故曰三才同科厚薄相劑韓康伯不領此旨謂豈有天

道人事偏於上下哉讀序卦而不察者也雲行雷
動動必滿盈故曰屯者盈也震者物之始生坎者
難也故曰屯者物之始生也

易傳

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

伊川先生曰屯者物之始生物始生穉小蒙昧未發

蒙所以次屯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物生必蒙者蒙冒未肆

一作蒙穉者蒙昧未肆 易說

廣漢張氏曰其始生也蒙雜而未著故受之以蒙

也蒙者蒙也此始生之初自然而蒙也異乎物之

蒙而蒙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上蒙卦也下蒙物之蒙也物以穉而

蒙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蒙冥昧也物生者必始於冥昧勾萌

胎卵是也故次之以蒙蒙童蒙也物如此穉也

易傳

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

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伊川先生曰夫物之幼穉必待養而成養物之所需者飲食也故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雲上於天有蒸潤之象飲食所以潤益於物故需為飲食之道所以次蒙也 人之所需者飲食既有所需爭所由起也訟所以次需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雲上於天物皆有待

之象

易說

廣漢張氏曰此物之幼穉不可不養者乎故受之

以需需者乃養之以中正不失其陰陽之和為飲
食之道也夫飲食人之大欲不得其欲則必致訟
故受之以訟易說

白雲郭氏曰物穉不可不養故天地待聖人以成
能養人為事也飲食欲也欲為訟之始易說

漢上朱氏曰物穉而无以養之則夭闕不遂蓄德
養才者亦然故次之以需震坎為酒兌為口有飲
食之道飲食所以養也飲食必有訟乾餱以愆豕

酒生禍有血氣者必有爭心故次之以訟易傳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

伊川先生曰師之興由有爭也所以次訟也 比親

輔也人之類必相親輔然後能安故既有衆則必有

所比比所以次師也 物相比附則為聚聚畜也又

相親比則志相畜小畜所以次比也畜止也止則聚

矣並易傳

廣漢張氏曰烹鼃弗與遂萌篡弒之心採桑侵疆
乃起戰爭之患故始乎訟而衆起故受之以師也
夫自五人為伍積而至萬二千五百人為師此師
所以為衆然而无比安能統而歸於一乎故受之
以比者言其相親比而有所畜止故受之以小畜

易說

白雲郭氏曰畜德畜賢畜君畜衆皆畜也是以比

必有畜

易說

漢上朱氏曰訟者兩辭必以衆起故次之以師師衆也衆不能以治衆治衆者至寡也衆之所以比執一以御之則衆治矣故次之以比比相親比也彼來比我我必畜之故次之以小畜易傳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伊川先生曰夫物之聚則有大小之別高下之等美惡之分是物畜然後有禮履所以繼畜也履禮也禮

人之所履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德積則行必有方物積則散必有道

易說

廣漢張氏曰以內言之嘉會足以合禮以外言之

萬物盛多可以備禮故受之以履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衆必有比比必有畜畜而有禮則安

无禮則危

易說

漢上朱氏曰物畜聚然後有上下尊卑之等上下尊卑所謂禮也故次之以履禮者履而行之者也

易傳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伊川先生曰履得其所則舒泰泰則安矣泰所以次

履也

易傳

廣漢張氏曰履得其道則所履者泰无適而不安

矣此履所以受之以泰

易說

白雲郭氏曰履之而通者安之道不通則不安非

所宜履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所履者君子大道則其心泰然而安

故次之以泰易傳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康節先生曰諸卦不交於乾坤者則生於否泰否泰乾坤之交也 自泰至否其間則有蠱矣自否至泰

其間則有隨矣

並觀物外篇

伊川先生曰夫物理往來通泰之極則必否否所以次泰也 夫天地不交則為否上下相同則為同人

與否義相反故相次又世之方否必與人同力一作欲

乃能濟同人所以次否也並易傳

廣漢張氏曰泰者陰陽交感而无所間故為通也
治亂之相仍如環之无端故物安有久通者乎故
受之以否夫泰而驕者所以致否否而畏者所以
復泰此物不可終否故受之以同人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泰否時也同有盈謙皆在人事自取
之耳能盡同人之道則否傾矣舜文事也物不可

者猶云物不能終通終否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泰者萬物通也物終通則无節故次之以否否塞也物終否則非異不相為用故次之

以同人

易傳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

伊川先生曰夫與人同者物之所歸也大有所以次同人也 其有既大不可至於盈滿必在謙損故大

有之後受之以謙也

並易傳

廣漢張氏曰人能樂以天下與天下同其樂憂以天下與天下同其憂此與人同也而物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天下之大者不可自任其聰明要在持之以謙

易說

白雲郭氏曰如器之容物盈則不能有故有大者同天无物可以盈不盈為謙

易說

易曰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夫與人同者盡已盡人

之性者也盡已盡人誠之至也誠至則可以有物是以物必歸焉苟或不然此亦不能大有之矣故

曰不誠无物

中庸解

漢上朱氏曰同人者與人同也與人同者物必歸焉舜太王是已故次之以大有認物之歸為已有者必驕驕則亢滿大復為累矣有大者不可盈也

故次之以謙

易傳

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伊川先生曰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承二卦之義而為次也有既大而能謙則有豫樂也豫者安

和悅樂之義

易傳

廣漢張氏曰惟能持之以謙則優游而无事矣故

謙而受之以豫

易說

白雲郭氏曰以謙有大則絕盈滿之累故優游不

迫而暇豫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物歸之矣又持之以謙猶富而守之

以儉豈不有餘裕哉有大而能謙者必暇豫也故

次之以豫易傳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

伊川先生曰夫說豫之道物所隨也隨所以次豫也

易傳

廣漢張氏曰惟能悅以動故天下之人如蟻之慕

羶蛾之赴火矣此象所以必有所隨也說易

白雲郭氏曰豫猶中庸所謂素也素有富貴之道

則可行乎富貴素有貧賤之道則可行乎貧賤行則隨矣富貴貧賤其所隨者也統言隨義不必皆

為隨人

易說

漢上朱氏曰事豫立則動而不跲衆必隨之故次

之以隨

易傳

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

伊川先生曰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承二

卦之義以為次也夫喜說以隨於人者必有事也无
事則何喜何隨蠱所以次隨也蠱事也蠱非訓事蠱
乃有事也 臨大也蠱者事也有事則可大矣故受

之以臨也

並易傳

廣漢張氏曰天下之人推之不去却之不得中心
說而從之然後建立功業必有成績此以喜隨人
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事之在天下未
有驟而大者必積累以成之然後至於大有事而

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二陽進而四陰退駸駸

已向於大矣

易說

白雲郭氏曰隨喜道也喜隨人則失於无所擇故必有弊蠱者已弊之事弊而知改為則可大故有事復為大之幾

易說

漢上朱氏曰好上人者人之情也以喜隨人必有
所事臣事君子事父婦事夫弟子事師非樂於所
事者其肯隨乎故次之以蠱蠱者事壞而後有事

者也韓康伯曰可大之業由事以生臨者以大臨

小也故次之以臨

易傳

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廣漢張氏曰天下皆山也惟泰山可觀天下皆水

也惟東海可觀况於人乎惟物大然後可觀

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地可觀者也聖人與國皆可觀也

而聖人又觀乎道故可觀皆大物

易說

漢上朱氏曰觀者自下觀上物大然後可觀是以

王尚大故次之以觀易傳

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

伊川先生曰噬者合也既有可觀然後有來合之者也噬嗑所以次觀也易傳

廣漢張氏曰惟其可觀然後有所合也太公居東海之濱伯夷居北海之濱所以盍於文王者以文王可觀然後有所合也故受之以噬嗑易說

白雲郭氏曰凡合在觀之後未有所見而合者

不獨大觀而後有合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在上而无可觀則在下引而去矣非

可觀其能有合乎故次之以噬嗑

易傳

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

伊川先生曰物之合則必有文文乃飾也如人之合

聚則有威儀上下物之合聚則有次序行列合則必

有文也賁所以次噬嗑也

易傳

廣漢張氏曰夫有物間之故欲合而不可得矣惟

噬而後噬此噬嗑所以為合去小人而君子合也
然物不可以苟合无故而合必以無故而離聖人
必綢繆委曲憂其合之易則散之亦易也故受之
以責責者飾之以禮而為之文飾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人之合則有上下長少非禮以飾之
則无分无分則亂故不可苟合

易說

漢上朱氏曰噬嗑者噬而合者也物不可以苟合
苟合者其終則離必致飾焉故次之以責責陰陽

相飾也

易傳

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

伊川先生曰夫物至於文飾亨之極也極則必反故

賁終則剝也

易傳

廣漢張氏曰夫賁者設飾則貴於文者夫文之太過則滅其質而有所不通故致飾則亨有所盡言其不通故受之以剝剝者五陰剝一陽此所以為

剝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自同人大有謙豫隨蠱臨觀噬嗑賁
聖人所以履泰傾否之美道備盡於斯其道極盡
則有剝矣

易說

漢上朱氏曰致飾然後物亨亨則盡矣无以復加
故次之以剝剝者剝也此商周之末所以不勝其
弊文之末流也

易傳

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
故受之以无妄

伊川先生曰物无剥盡之理故剥極則復來陰極則陽生陽剥極於上而復生於下窮上而反下也復所以次剥也 復者反於道也既復於道則合正理而无妄故復之後受之以无妄也

並易傳

廣漢張氏曰寒極則生暑陰極則生陽陰窮於上則陽復於下此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凡天下之事皆妄也惟復而反本则无妄然後受之以无妄

易說

白雲郭氏曰剥窮則降而必復於道復於道則不
妄以見小人之剥皆妄也是以小人无忌憚而君
子唯誠之為貴

易說

漢上朱氏曰物窮則反不可終盡剥陽窮於上而
終反於下故次之以復復天理则无妄无妄則其
動也天故次之以无妄

易傳

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伊川先生曰无妄則為有實故可畜聚大畜所以次

无妄也

易傳

廣漢張氏曰天之生民有孚於中能有其无妄則所養大矣故受之以大畜

易說

兼山郭氏曰健為天德大畜止健畜天德也故彖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不能畜大德則見於有為者不能无妄故天德止於大畜而動於无妄也序卦曰有无妄而後可畜是為交相養之道則知无妄者動亦无妄靜亦无妄而大畜一於止矣

浩然
圖

白雲郭氏曰大畜畜无妄之道而已无妄之道天道也有无妄之道則可畜猶有天命之性則可率而循之是以君子存其心養其性使不失赤子之心者以此

易說

漢上朱氏曰无妄然後物物循理乃可大畜故次之以大畜前曰比必有所畜者比而後畜其畜也

小故次之以小畜

易傳

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

伊川先生曰夫物既蓄聚則必有以養之无養則不能存息頤所以次大畜也

易傳

廣漢張氏曰物畜然後可以推而養人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有所畜則天道止於我矣不有以養之將復失其正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者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物能畜止然後可養雖養虎不外是也故次之以頤頤者觀人之養也求口實以自養

也

易傳

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伊川先生曰凡物養而後能成成則能動動則有過

大過所以次頤也

易傳

廣漢張氏曰不養安能出而應世動而有為乎不

成則不達也故頤然後繼之以大過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大過之動非常動也不能大養其德者不可動養大過之德如養枯楊使之生稊蓋亦難矣豈可失所養而妄動哉此孟子所以養浩然

之氣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聖人養賢賢人養德不養之則不能動大過者動而大過乎物也故次之以大過

易傳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伊川先生曰理无過而不已過極則必陷坎所以次大過也 陷於險難之中則必有所附麗理自然也

離所以次坎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一陷溺而不得出為坎一附麗而不能

去為離

易說

廣漢張氏曰大過者從權以濟其一時然大過有弊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夫物過其中則陷而入於險矣陷而入於險必思有所附麗而出其

險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上經始於乾坤而終於

坎離者此其序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過越非常則蹈陷害所謂陷必有所

麗也或麗於險或麗於阻皆為陷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大過六爻皆以居安不動為忌君子

之所以過者時也過而不已則失中失中則陷沒

坎陷也陷必有所附麗乃能出險故次之以離離

麗也一本云麗必有所感故次之以咸咸感也

易傳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伊川先生曰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繼以恒也天地二物故二卦分為天地之道男女交合而成夫婦故咸與恒皆二體合為夫婦之義咸感也以說為主恒常也以正為本而說之道自有正也正之道固有說焉易傳

橫渠先生曰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

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正蒙

廣漢張氏曰序卦上經之首不言乾坤下經之首不言咸者蓋天地者形也乾坤者天地之道也於序卦言天地欲人即天地以求其乾坤者歟有心為感无心為咸於序卦言夫婦而不言咸者欲人即夫婦以求其無心之咸者歟蓋乾坤與咸初無所受故也未有天地而萬物安從生及夫天位乎

上而施其氣地處乎下而生其形此有天地然後
有萬物也夫乾天也故稱乎父所以成男坤地也
故稱乎母所以成女此有萬物然後有男女也男
女者言其自然之別也男正位乎外必有以代其
終女正位乎內必有以造其始者此男女睽而其
志通故有男女然後有夫婦者言其自然之配也
夫婦之道納采問名親迎下嫁不敢苟合者以父
子之道已肇於此也謂之父子言其有自然之繼

也父子之間視安問寢合室異宮不敢褻瀆者以君臣之道已著於此也謂之君臣言其有自然之分也至於有君臣則上下之分不得不嚴所謂男女夫婦父子其尊卑高下咸有自然之分也知自別於萬物之中者以其有上下而禮為之節文義為之設飾而禮義有所錯故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有天地然後生物人出其中則有男女男女人道之始父子君臣相因

以生至於上下分定而後禮義有所錯舉禮義而錯諸上下也人道以此為急无此則亂矣

易說

新安朱氏曰或問禮義有所錯錯字陸氏兩音如

何曰只是作措字謂禮義有所施設耳

語錄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

明道先生曰咸恒體用也體用无先後

劉絢師訓

已上

一條補

伊川先生曰恒久也咸夫婦之道夫婦終身不變者也故咸之後受之以恒也易傳

廣漢張氏曰君子以永終知敝使三十之男二十之女夫婦偕老而無華落色衰之棄此夫婦之道所以貴於恒而久也此咸而受之以恒為久也夫流水不濁戶樞不蠹物之久居其所則盡而易壞故受之以遯遯者知退而有所遷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日月久照尚有昊食况萬物乎久居

其所而退者宜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久於其道而後化故次之以恒恒久也進退升降與時消息不可久居其所而不去故次之以遯易傳

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

伊川先生曰遯為違去之義壯為進盛之義遯者陰長而陽遯也大壯陽之壯盛也衰則必盛消息相須故既遯則必壯大壯所以次遯也易傳

廣漢張氏曰夫遯而退則弱然柔弱所以致強壯

也故受之以大壯

易說

白雲郭氏曰遯以陰侵而遯大壯以剛長而壯消

息往來之理

易說

漢上朱氏曰君子萬物之主終遯而不反天地閉

塞故次之以大壯

易傳

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

受之以明夷

伊川先生曰物无壯而終止之理既盛壯則必進晉所以繼大壯也夫進之不已必有所傷理自然也

明夷所以次晉也

並易傳

廣漢張氏曰物壯則老其可久乎故受之以晉晉者柔進而上行故日中則昃月滿則虧進而不已

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

易說

白雲郭氏曰剛過則柔至進極則必傷

易說

漢上朱氏曰大者壯則小者羸可進之時也故次

之以晉晉日出地而進於晝也進而不已傷之者

至故次之以明夷

易傳

新安朱氏曰或問晉序卦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傳曰物無壯而終止之理既壯盛則必進竊意物進而後至於壯盛既壯盛則衰退繼之矣今曰壯盛則必進此義如何荅曰物固有壯而後進者亦有進而後壯者各隨其事而言難以一說拘也且以十二月卦論大壯之為夬之為乾豈非壯

而後進乎至乾乃極而衰耳

語錄

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伊川先生曰夫傷困於外則必反於內家人所以次

明夷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傷於外必反於家萬物之理自然

易說

廣漢張氏曰明夷者明入地中而有所傷也人困

苦則呼父母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故傷

於外者必反其家

易說

兼山郭氏曰易曰傷於外者必反於家蓋行有不

得於人則反求諸己

中庸解

白雲郭氏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治國治天

下而不治者必反於家治自近始實一道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明夷日在地中明有所傷也物无不

反其本者疾痛則呼其父母傷於外者未有不反

乎內故次之以家人家人內也

易傳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

伊川先生曰家道窮則睽乖離散理必然也故家人
之後受之以睽也

易傳

廣漢張氏曰夫家固有父子之親夫婦之愛然身
不行道則父子夫婦無復親矣此家道窮則乖離
而不和此家人所以繼之以睽而睽所以為乖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治道不可窮極有家有國有天下皆

一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治家者剛柔有節過剛則厲過柔則
瀆无節則道窮而親族乖離故次之以睽睽者水

火乖也

易傳

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

伊川先生曰睽乖之時必有蹇難蹇所以次睽也

易傳

廣漢張氏曰三軍同心則胡越一家六親不和則
舟中咸作敵睽乖而不和宜乎有難也故受之以

蹇蹇見險而止所以為難

易說

白雲郭氏曰合則有飾乖則有難理之宜也

說易

漢上朱氏曰乖離則情不通而難生故次之以蹇

蹇者行有難也

易傳

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

伊川先生曰物无終難之理難極則必散解者散也所以次蹇也 縱緩則必有失失則損也損所以繼

解也 盛衰損益如循環損極必益理之自然益所以繼損也 益之極必決而止理無常益益而不已

已乃決也決所以次益也

並易傳

廣漢張氏曰皇天多難所以增益其所不能故勾踐之伯生於會稽而桓公之伯生於在莒此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脫於險而人情之所懈怠有攸徃夙吉者世鮮其人故曰解者緩也夫在解而緩則所失多矣故受之以損凡物有損而

致益如木落則糞本是也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也益而不已則失其常分如斷鶴續鳧揠苗助長反為害矣故益而不已有必決之理而決者

決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難必思戒思戒故可緩緩則不知懼不知懼則必失損極則益益極則決皆理勢之常

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難極必解无終難之理故次之以解

解蹇難解也難解則舒緩解者蹇之反五退而居
二緩也緩則寬弛必有所失故次之以損損減也
減下而益上有失之象消久則息損而不已者必
益損益相反也故次之以益益久則盈盈則必決
隄防是已故次之以夬夬者陽決陰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或問緩字恐不是遲緩之緩乃是懈
怠之意故曰解緩也曰緩是散漫意問如縱弛之

類曰然

語錄

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

伊川先生曰決判也物之決判則有遇合本合則何

遇姤所以次夬也

易傳

廣漢張氏曰善惡不兩立邪正不並行有所閒則

君子無相遇之理故決去小人則君子交而遇也

故受之以姤而姤者天地交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人之於性決去其惡則德可遇其在

國也決去小人則君子可遇

易說

漢上朱氏曰決則分分則相遇故次以姤姤者陰

出而與陽相遇也

易傳

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

伊川先生曰物相會遇則成羣萃所以次姤也

易傳

廣漢張氏曰凡物相遇然後聚如羊狼不同園鳳
鷲不同林此不相遇故不聚也惟同聲相應同氣

相求此遇也故為萃也言其合聚而不散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相遇則道合而聚不合亦散矣故利

見大人貞

易說

漢上朱氏曰物以類相從遇而後聚非其類雖同居不相遇故次之以萃萃二陽聚也

易傳

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伊川先生曰物之積聚而益高大聚而上也故為升所以次於萃也 升者自下而上自下升上以力進也不已必困矣故升之後受之以困也 承上升而

不已必困為言謂上升不已而困則必反於下也物
之在下者莫如井井所以次困也

並易傳

廣漢張氏曰天下之物散之則小合而聚之則積
小以成其高大故聚而上者謂升也升於德則聖
敬日躋若夫冥升則有所蠱壞而困矣故受之以
困凡人困於功名富貴然後可從於儉約故困於
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易說

白雲郭氏曰聚而上進於道則日升升不知止則

遇困遇困而後反下其常理如此

易說

漢上朱氏曰物相崇聚其勢必升積土是已故次之以升升者聚而上之謂也升而不知反則力窮而困故次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乎下山剝是已故次之以井

易傳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伊川先生曰井之為物存之則穢敗易之則清潔不

可不革者也故井之後受之以革也 鼎之為用所以革物也變腥而為熟易堅而為柔水火不可同處也能使相合為用而不相害是能革物也鼎所以次革也 鼎者器也震為長男故取主器之義而繼鼎之後長子傳國家繼位號者也故為主器之主序卦取其一義之大者為相繼之義

並易傳

廣漢張氏曰井居其所不可革其道則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生為熟革剛為柔此革物者莫若

鼎鼎者天下之重器主之者其惟長子乎故受之

以震

易說

漢上朱氏曰井在下者也井久則穢濁不食治井之道革去其害井者而已三代之革其禮相因損益可知也故次之以革鼎之革物以水濟火而熟之革物者莫如鼎故次之以鼎鼎器也主宗廟之器者莫如長子震長子也故次之以震

易傳

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

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伊川先生曰動靜相因動則有靜靜則有動物無常動之理艮所以止震也止必有進屈伸消息之理也止之所生亦進也所反亦進也漸所以止艮也進則必有所至故漸有歸義歸妹所以繼漸也物所歸聚必成其大故歸妹之後受之以豐也豐盛

至於窮極則必失其所安旅所以次豐也

並易傳

廣漢張氏曰震以一陽在下故動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此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而艮者一陽在上二陰在下故為止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可謂固矣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此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止於下而漸於上不終於止而有進也凡進者欲有歸也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如文王得伯夷太公之歸此其

所以大也故受之以豐豐者明之盛大之時然日

中必吳月盈必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勿憂宜日

中可也豐而太過則失其所居矣故受之以旅

易說

白雲郭氏曰動極而止止極復進進極必傷進以

漸則有歸歸得其所則大窮其大則必失蓋非有

大以謙故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震者陽動於下也物不可以終動動
極則止故止之艮者一陽止於上也故次之以艮

物不可以終止極則動故次之以漸漸者進有序也進必有所歸盈科之水是也故次之以歸妹歸妹者女之歸也得其所歸者必大海之善下是也故次之以豐豐大也前曰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此曰得其歸者必大大有次同人者處大之道也豐次歸妹者致大之道也已大矣而又窮之必至於无所寄託而失其所居之常非特大名大位然也學亦如是故次之以旅

易傳

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允允者說也

伊川先生曰羈旅親寡非巽順何所取容苟能巽順雖旅困之中何往而不能入巽所以次旅也 物相

入則相說相說則相入允所以次巽也

並易傳

廣漢張氏曰旅者親寡之時无所容也惟巽然後得所入故受之以巽而巽者入也入於道故有見而說故巽而受之以允

易說

白雲郭氏曰窮无所容其入必決入然後感感則

說不入則无感矣

易說

漢上朱氏曰旅者君子之窮也旅卦以柔順謙下
為吉否則无所容矣故次之以巽巽者陰入於陽
之下也天之澤萬物禮義之說人心不入則不說
故次之以兌兌者說見於外也

易傳

東萊呂氏曰明於內而巽於外是非取舍不可不

十分明決然行之則當巽

麗澤論說

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

伊川先生曰說則舒散也人之氣憂則結聚說則舒散故說有散義渙所以繼兌也物既離散則當節

止之節所以次渙也

並易傳

廣漢張氏曰惟說於道故推而及人說而後散故受之以渙渙者乃萬民離散不安其居故為離也凡物之離者必有時而合故受之以節而節者順

其人心說以行險

易說

白雲郭氏曰說而後羣疑可散散而无節則乖離

矣

易說

漢上朱氏曰說之而後散之則說道不勞无所不說矣故次之以渙渙者險難離散也離者必聚散者必合物無終離者也聚者離之節合者散之節節之则无離散故次之以節

易傳

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

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伊川先生曰節者為之制節使不得過越也信而後能行上能信守之下則信從之節而信之也中孚所以次節也 人之所信則必行行過也小過而以繼中孚也 能過於物必可以濟故小過之後受之以既濟也 既濟矣物之窮也物窮而不變則无不已之理易者變易而不窮也故既濟之後受之以未濟

終焉未濟則未窮也未窮則有生之義

並易傳

廣漢張氏曰節天下以其節之道而民信之此出於中心之誠信非勉強也故受之以中孚人能有其信雖蠻貊之邦可行矣此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能高於人而過之然後可以濟天下此小過受之以既濟然事至於既濟則人情倦於有為事之隳廢而物之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然後民勉於從事矣此易所以終之以未濟

易說

白雲郭氏曰有節故可信如人之言无節行无節者皆不可信也信故可行行則有濟濟之極則復於未濟然自屯至於未濟雖皆相受之道而君子居而安之者又必有其道焉是以履泰則不至於否居豐則不至於旅又非常道相受之所能拘也故繫辭言吉凶則曰貞勝稱君子則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易說

漢上朱氏曰天地之節不可以不信不信則无以

成萬物而況於人乎飲食起居身之節也不信則致疾尊卑長幼家之節也不信則召亂故次之以中孚中孚信也行者足相過也小過以陰過陽有行之象有其信者必行中无所疑也故次之以小過物各有量不過則不能相濟所過大則其濟亦大是以智周萬物然後道濟天下故次之以既濟而止復入於未濟物之相生終不可窮故以未濟

終篇焉

易傳

雜卦傳

和靖尹氏壁帖讚易曰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至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子曰名實相生利用相成是非相明去就相安也

文集

廣漢張氏曰序卦所以言易道之常雜卦所以言易道之變此古有是言也殊不知易之雜卦乃言卦畫反對各以類而言非雜也於雜之中有不雜

存焉

說易

白雲郭氏曰卦之性情與其為德之不同八卦則見於說卦六十四卦則見於雜卦孔子於庖犧之道詳盡於說卦皆文王所未嘗明之者故不得不詳也於文王之道則具於序卦雜卦之中其象則見於諸卦大小象而繫辭上下則兼統之

說易

新安朱氏曰雜卦中亦有說得極精處 問雜卦反對之義只是反覆則其吉凶禍福動靜剛柔皆

相反了曰是如此不知如何末稍數卦又不對了
大畜時也也曉不得又與无妄不相反是如何臨
觀更有與求之義臨以二陽言之則二陽可以臨
上四陰以卦爻言之則六五上六又以上而臨下
觀自下而觀上則為觀是平聲自上而為物之觀
是去聲噬嗑食也賁无色也義可通但不相反謙
輕是自謙抑不自尊重女待男而行所以為漸並
語

錄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

橫渠先生曰不曰天地而乾坤云者言其用也乾坤亦何形猶言神也人解識天天竟不可方體姑指日月星辰處視以為天陰陽言其實乾坤言其用如言剛柔也乾坤則所包者廣

易說

廣漢張氏曰三三 此二卦无反對之畫乾三畫奇剛也坤三畫耦柔也 比三三 比一陽居五而民樂而從之師一陽居二而民憂而畏之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子之剛柔索於乾坤六十四卦之剛柔重於八卦故卦中之剛柔皆乾之剛坤之柔也是以獨乾坤為剛柔 比以比輔從順為樂師以相須行險致憂是天下可久比而不可久師也

故比有永貞而師无之

並易說

漢上朱氏曰乾坤易之門凡剛皆乾也凡柔皆坤也剛柔相雜乃成諸卦故曰乾剛坤柔比得位而衆比之故樂師犯難而衆從之故憂憂樂以天下

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剛柔雖若各有所偏必相錯而後得中然在乾坤二卦之全體當剛而剛當柔而柔則不待相錯而不害其為全矣其爻位之无過不及者如乾坤之二五亦不待相錯而不害其為中矣陰陽變化而太極之妙无不在焉於此蓋可見也今謂乾剛坤柔便有所偏恐於二卦之彖及二五之爻辭有不通者

荅虞大
中書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廣漢張氏曰臨三三醜臨者上有與於下觀者

下有求於上或與或求乃一時之義

說易

白雲郭氏曰臨與所臨觀與所觀二卦皆有與求之義或有與无求或有求无與皆非臨觀之道有

舜在上必有戴舜者是為臨觀也

說易

漢上朱氏曰臨之九三在下四陰與之故能以大臨小觀之九五在上四陰求之故能以上觀下或

與或求乃成臨觀之義

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我臨物曰與物來觀我曰求或曰

二卦互有與求之義

本義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橫渠先生曰險在外故不失其居與渙解義反故曰

緩必有所失

蒙雜而著

著古着字

雜著於物所以為蒙

蒙昏蒙也

不齋戒其心則雜而著也

並易說

廣漢張氏曰屯三三蒙物在屯難之中其居常

蒙雜顛蒙而性當自著

易說

白雲郭氏曰屯旅皆近困旅困於已窮故失其居
屯困於始生故不失其居而利於有為也蒙未有
所知之時中无所執則雜而著見故發之屯之難
見於象者也蒙之穉著於形者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屯自震變四之五雖見於屯也而不
失其所居所以大亨歟蒙自坎變五之上陰陽相
雜雖雜也而九自著見陰豈能蒙之所以蒙亨歟

傳物

新安朱氏曰屯震遇坎震動故見坎險不行也蒙坎遇艮坎幽昧艮光明也或曰屯以初言蒙以二

言本

義

震起也艮止也

廣漢張氏曰震三三言一陽在下故震為起一

陽在上故艮為止

易說

白雲郭氏曰陽動起於震初止於艮終蓋震為一

索之始艮為三索之終也

說易

漢上朱氏曰陽起於坤而出震則靜者動陽止於艮而入坤則動者靜故起莫如震止莫如艮也

傳易

損益盛衰之始也

廣漢張氏曰損三三三 損而不已必益為盛之

始益而不已必決為衰之始

說易

白雲郭氏曰損已必盛故為盛之始益已必衰故

為衰之始消長相循在道當如是也

說易

漢上朱氏曰損以九三為上由泰而損始衰者也
益以九四益初由否而益始盛者也故損益盛衰
之始也

易傳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廣漢張氏曰大畜三三象也 惟大畜之君子所

以能安其時若无妄而有妄者乃為災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然則多識
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亦以待時也无妄之謂災其

餘自作孽而已故无妄匪正有眚

易說

漢上朱氏曰大畜以四五之柔而畜三陽時也无妄九五六二中正而三四上交為无妄之疾災也闕子明曰无妄而災者災也有妄而災者其所宜也非災之者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止健者時有適然无妄而災自外至

本義

萃聚而升不來也

廣漢張氏曰萃三三也 天地之理有聚有散惟

順以說故聚也有往有來惟聚而升故不來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不來不知反也故至於困來則知止

无困矣

易說

漢上朱氏曰萃二陽萃於上升二陽升於下升者
升也升往則不來矣不來者必聚於上也氣之方

升誰能遏之故曰萃聚而升不來也

易傳

謙輕而豫怠也

廣漢張氏曰謙三三三謙而不持重者失於輕

豫而不警戒者失於怠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謙輕已豫怠已也以樂豫故心怠是

以君子貴知幾

易說

漢上朱氏曰謙自上降三豫自初升四謙故降而

輕豫故怠而止故曰謙輕而豫怠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謙輕而豫怠輕是卑小之義豫是悅

之極便放倒了如上六冥豫是也

語錄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廣漢張氏曰噬嗑三三鼻 噬嗑除其間所以養

其生故曰食也賁者設飾然終於白賁故无色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頤中有物則必斷故噬嗑利斷猶人之食也賁以白賁无咎故无色无色則質全有天

下之至飾存焉

易說

漢上朱氏曰噬嗑除間者也四為頤中有物故曰

噬嗑食也賁自泰來本无色也剛柔交錯然後有

文故曰賁无色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白受采

本義

兌見而巽伏也

橫渠先生曰兌說在外巽入在隱

易說

廣漢張氏曰兌三三諧 兌一陰在上故見巽一

陰在下故伏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其道見則說其道伏故入

易說

漢上朱氏曰陰隨陽升說而見乎外故曰允見也
陽隨陰降巽而伏乎內故曰巽伏也施說之道小
者亦伸處巽之時大者亦屈无非天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允陰外見巽陰內伏

本義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廣漢張氏曰隨三三巽 能隨者則窮而能變豈

有故邪事之蠱壞要在致力以治之故蠱為飭而

飭有勁急之義

易說

白雲郭氏曰隨之道在此事在彼所隨有道不為事變故言无故蠱弊事特加整治因飭之而已言

非大有作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隨隨時也以是為正故曰隨无故也

蠱壞也二往之五飭蠱之道故曰蠱則飭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隨前无故蠱後當飭

本義

剝爛也復反也

廣漢張氏曰剝三三象剝者五陰剝一陽而勢

之爛有不救之理復者一陽生於下而復反其所

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小人之道必害於物君子必反於道

易說

漢上朱氏曰剝爛也五陰潰於內也復反也剝反

於下也

易傳

晉書也明夷誅也

廣漢張氏曰晉三三單匪 晉為日中過則明有

所傷故為誅也誅言其傷

易說

白雲郭氏曰晉與明夷朝暮之象也故言明出地

上明入地中誅亦傷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晉之明進而至於晝明夷之明降而

至於誅夷誅也其明熄矣非誅之象乎

易傳

新安朱氏曰誅傷也

本義

井通而困相遇也

橫渠先生曰澤无水理勢適然故曰相遇

易說

廣漢張氏曰井三三困 井內不失已外不失人
无所蔽也故為通至於困則蔽然邂逅有不可免

者

易說

白雲郭氏曰往來井井則其道通困遇剛揜所以為
困遇者柔遇剛之遇也遇其困我者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泰初之五往來不窮故曰井通否上
之二陽遇陰則見揜故曰困相遇也或往而通或
來而困唯其時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剛柔相遇而剛見揜也本義

咸速也恒久也

廣漢張氏曰咸三三互咸之无心故應之也速

恒者久於其道故恒者久不可欲速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感為天下至速之道所謂不疾而速

者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以剛下柔其感必速故曰咸感也剛

上柔下可以持久故曰恒久也傳易

渙離也節止也

廣漢張氏曰渙三三嶼

渙者民情散而離也節

者民情有所憚而止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散則離矣有節故可止

易說

漢上朱氏曰渙三陽渙離故曰渙離也節三陽止
而不去故曰節止也陽離則三陰散陽止則三陰

來陽者陰之表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止謂不退

本義

解緩也蹇難也

廣漢張氏曰解三三藩 天下之難既解故安於

佚樂每失於緩蹇者見險而止故為難

易說

漢上朱氏曰蹇二往五涉難也故曰蹇難也解五
來二復吉也故曰解緩也來者為緩則往者當夙

故曰有攸往夙吉

易傳

睽外也家人內也

廣漢張氏曰睽三三
睽者言其在外之迹

若不相通家人由內以及外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睽本於外疑家人本於內治故治家

者必先其身治天下者必先其家

易說

漢上朱氏曰闕子明曰明乎外者物自睽故曰睽

外也明乎內者家自齊故曰家人內也

易傳

否泰反其類也

廣漢張氏曰否三三肇 否君子退而小人之類

進也泰君子進而小人之類退也此其類所以相

反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否泰反類而相馴致之道故休否之道復反其類類謂陰陽之類如君子小人是也否反其類得君子則傾也泰反其類得小人則亂也在人道言之則曰君子小人治亂而已合三才言之故云類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君子泰則小人否小人泰則君子否

故曰否泰反其類也

易傳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廣漢張氏曰大壯三三遯四陽長而不可過故

大壯則止也二陰長而馴致有害君子之理故陽

當退

易說

白雲郭氏曰壯不知止小人之壯也君子之壯則

有止遯之退大壯之止皆克己之道

易說

漢上朱氏曰四陽並進六五以和易待之可以止而仕也故曰大壯則止四陽偕往二陰在內而執

其柄可以退而去也故曰遯則退也

易傳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

廣漢張氏曰大有三三☶☵ 大有之時時和歲

豐萬物盛多故為衆也惟與人同故人皆歸而親

之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其有非一故衆衆則大能同乎人則天下親之易知則有親同人之親其得乾之易乎

易說

漢上朱氏曰大有六五柔得尊位而有其衆有其衆則衆亦歸之故曰大有衆也同人六二得中得位而同乎人同乎人則人亦親之故曰同人親也

易傳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廣漢張氏曰革三三皆 革弊所以去其故鼎亨

所以取其新

易說

白雲郭氏曰革鼎之義相為終始是以去故取新

共成一道

易說

漢上朱氏曰水火相革革已廢也故曰革去故也以木巽火火方興也故曰鼎取新也功成者退方來者進一去一取天之道也

易傳

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橫渠先生曰過而未顛也

易說

廣漢張氏曰小過三三 此卦无反對之畫天下

失其中者故小有所過以復其中是過也乃所以

救其不中者乎 又曰中孚三三 與小過卦相

對而變者也 天之生民 其中有信 此信由中也 故

為中孚

並易說

漢上朱氏曰 小過二陽在內 動而止 小者過也 故曰小過過也 中孚二陰在內 伏而說 小者信也 故

曰中孚信也

易傳

豐多故也 親寡旅也

廣漢張氏曰 豐三三 天下豐大之時 其事故

云多也在旅之時失上下之交故為親寡

易說

白雲郭氏曰因豐則多事无親而後為旅旅則我

之親寡也非天下皆寡親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豐泰二之四進退不得其所多故也多故則難處故曰豐多故也旅否三之五失位无應以其旅於外也旅外者不如在內之為安故曰親寡旅也豐多故也故四五相錯然後有慶親寡旅也故五動二應而後有譽

易傳

新安朱氏曰既明且動其故多矣本義

離上而坎下也

廣漢張氏曰離三 坎三 此二卦无反對之畫乃

相對而變者也離火炎上坎水流下其自然之性

不可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上下猶水火之性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離火炎上也故陽爻多凶坎水趨下

也故陰爻多凶坎離相濟者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火炎上水潤下

本義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橫渠先生曰危者安其位者也故履以不處為吉

易說

廣漢張氏曰小畜三三豳密雲不雨所濟者寡

履行而不失其中不處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寡則不能大其施履以行為義非處

之道

易說

漢上朱氏曰小畜五陽而畜一陰所畜者寡故曰

小畜寡也履一柔而履五剛不處為善故曰履不

處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不處行進之義

本義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廣漢張氏曰需三三訟需者有所待故不進訟

者險而健人誰親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需有待則不能自進訟違行相親之

道絕矣

易說

漢上朱氏曰需險在前三陽需時而不進關子明
曰履而不處者其周公乎需而不進者其仲尼乎
險在下而陽上行相過者也故曰訟不親也

易傳

大過顛也

橫渠先生曰過至於顛故曰大

易說

廣漢張氏曰大過三三 此卦无反對之畫當本

末弱之時當從權以濟其難蓋時之顛危故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中之四剛大難之象也有大難而本

末弱故顛

易說

漢上朱氏曰自大過顛也而下簡毋錯亂當曰頤
養正也大過顛也遘遇也遘當作姤柔遇剛也夬
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漸女歸待
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
頤一陽在上而養四陰正也故其卦以下養上為
顛大過一陰在上四陽无所託顛也故其卦初陰
承陽无失位之凶陰宜在下也姤以一柔而遇五

剛故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夬以五剛而決一柔故
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姤小人道長君子道憂也故
繫於金柅夬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故无號之凶
女以外為歸乾男下而迎三然後坤女行而歸故
曰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以三易四男行而女從
夫婦之正也上六无應守正而終不改之義也故
曰歸妹女之終也既濟虞翻曰六爻得位定也故
曰既濟定也未濟伊川曰三陽失位故曰未濟男

之窮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自大過以下卦不反對或疑其錯簡

今以韻協之又似非誤未詳何義

本義

姤遇也柔遇剛也

廣漢張氏曰姤三三☱ 一陰始生乃柔遇也作

易者進陽而退陰以一陰之生為遇言出其不意

也一陽之生為復言反其所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柔之遇剛曰姤剛之來復不可謂之

遇也

說易

漸女歸待男行也

廣漢張氏曰漸三三艱顛 漸有所待如女之待

男然後行言其不躁進也

說易

白雲郭氏曰待男而行其行漸也是以吉

說易

頤養正也

廣漢張氏曰頤三三此卦无反對所養不正則是

養其小者以害其大者也

說易

白雲郭氏曰養其正所以去其非正謂之頤易說

既濟定也

廣漢張氏曰既濟三三壘辛 既濟天下之分皆

得其所故定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濟則難定易說

歸妹女之終也

橫渠先生曰妹歸一作歸妹而長女之終也易說

廣漢張氏曰歸妹三三 女子以嫁為歸此終身

仰望所以為終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女以歸為有終

易說

未濟男之窮也

廣漢張氏曰未濟三三擊

男子有志於四方

今也剛柔失位而不當故未濟其已矣夫

易說

白雲郭氏曰剛柔失位男道弱而窮矣柔失位則

以賤居尊剛失位則以貴居賤是以窮也

易說

新安朱氏曰伊川說未濟男之窮為三陽失位以

為斯義得之成都隱者見張欽夫說伊川之在涪也方讀易有蘊桶人以此問伊川伊川不能荅其人云三陽失位火珠林上已有伊川不曾看雜書所以被他說動了

語錄

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廣漢張氏曰何世无君子何世无小人欲有君子而无小人是欲有陽而无陰也使小人之道有所憂危而不安者亦為足矣雜卦乃以其類相生惟

乾坤坎離小過大過中孚頤八卦无反對此聖人之深意惟穆伯長老蘇明之諸家並不達此

易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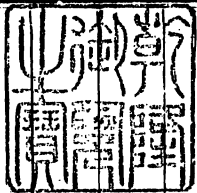
白雲郭氏曰姤遇夬決始終之道異也聖人貴於行道每致意於君子小人之際故以是終之雜卦前皆二二相耦至大過之後獨各言一卦觀歸妹未濟之辭又非簡錯聖人之旨莫可詳究豈雜卦從變而言其序有不同歟

易說

東萊呂氏曰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

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

麗澤
論說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八十